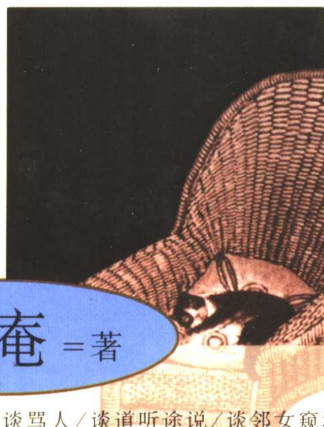


布
老
虎
随
笔



向隅编



止庵 = 著

谈骂人/谈道听途说/谈邻女窥墙
谈竹林七贤/鲁迅移居砖塔胡同以后
鲁迅与“白银时代”
鲁迅与废名/被看的女人
二周“对”谈/回到《围城》
由当事人说话谈起

对待文化的一种态度和另一种态度
彼亦一是非/十年于兹/词典五谈
后来的事/周作人与我
关于枕边书/打字与手稿
奥赛及其他/玩意儿/北京的风花雪月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向隅编

止庵 = 著

xiang yu bian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© 止庵 2003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向隅编/止庵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03. 1

(布老虎随笔)

ISBN 7-5313-2531-4

I. 向… II. 止… III. 随笔 — 作品集 — 中国 —
当代 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96775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

联系电话: 024—23284285 23284029

购书热线: 024—23284402 23284401

E-mail: chunfeng@vip.163.com

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

幅面尺寸: 140mm×203mm

印张: 7.75 插页: 2

字数: 160 千字

印数: 1-7 000 册

2003 年 1 月第 1 版

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韩忠良 施凌飞

责任校对: 潘晓春

封面设计: 耿志远

版式设计: 马寄萍

定价: 15.00 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序

多年前读刘向《说苑》，《贵德》篇云：“今有满堂饮酒者，有一人独索然向隅而泣，则一堂之人皆不乐矣。”一时颇生感慨。以后回想起来，不知道当初何以如此。先来声明一句，这个向隅而泣的人并不是我。我没有这么委屈，也不打算过分扫大家的兴；偶尔逢场作戏，跟着别人喝上两杯亦无所谓，虽然未必清楚究竟凑在一起乐和什么；实在不情愿呢，自个儿悄悄走开就是了。

小时候我一度动辄就哭，总觉得心中不平；那是“文革”初起，家境困难，家里人抱怨说都让我给哭穷了。也许所以留意向隅而泣，能够在童年记忆中找到这么一点依据。然而久矣夫我已不再多愁善感了。除了偶尔——多半是谈及历史上一些人和事时——有所感动外，说是超脱也罢，说是冷漠也罢，反正现在我就是这个样子。所写文章，多少也有所体现。辩解的话，可以说感性之外别有知性，亦不失为与世界打交道的途径之一；不过我与抒情一派乃为隔教，却是显而易见的了。

究其缘由，年齿渐长，阅历略增，或为其一；另外可能也与大学念的医科，又当过医生有关。医生往往被称颂为救死扶伤，然则此系职业所在；其实对于人间种种病痛，他倒是见怪不怪，不会感情用事。身兼医生、作家二职者如契诃夫、塞利

纳，作品尤为冷静清醒，即是医生习性使然。当然还可以提到鲁迅，可他在仙台医专才一年半，基础课尚未学完，大概不曾接触病人；其冷峻深刻之处，或许另有主要原因。我讲这个，并非要援大师以自重，而是惋惜自己的情感生涯过早结束，有所失而无所所得也。

中国的章回小说，《老残游记》尤为我所钟爱，曾经一读再读。开头那篇自叙，我却不很喜欢。其中特别标举哭泣，推为人类灵性的表现。有云：“哭泣计有两类，一为有力类，一为无力类。痴儿骏女，失果则啼，遗簪亦泣，此为无力类之哭泣；城崩杞妇之哭，竹染湘妃之泪，此有力类之哭泣也。有力类之哭泣又分两种，以哭泣为哭泣者，其力尚弱；不以哭泣为哭泣者，其力甚劲，其行乃弥远也。”这话倒可自成一说，如果把哭泣理解为情感投入的话；然而无论如何，我还是替子政笔下向隅而泣之人，以及自己打抱不平。按照这种分法，该人之哭泣，不是“无力”，就是“其力尚弱”；至于我等，则将摈于人类灵性之外矣。世人别种情况，作者却未道及，譬如滥抒情，青春气，浮躁夸饰，渲染造作，等等。也许铁云眼界自高，觉得不值一提。本诸宁缺勿滥之义，自忖较之若辈犹胜一筹也。

在《说苑》的记载中，如果可以分开一说，我对“向隅”比对“泣”更其关注。我哥哥建文十五岁下乡，以后寄来一同插队的学生合影，大家都面对镜头，惟独他站在末排一侧，目光朝向旁边。这照片给我留下很深印象，其意趣正与“向隅”相仿佛。哥哥至为聪慧，又较孤僻，二十三年前离家出走，杳无音信。我曾写过《我的哥哥》一篇，略述其事。时至今日，我仍不明白他何以下此决心。

但是那照片上他的神情，似乎提前透露一点信息，只是我们一向未能理解。他出走是在天亮之前，当时母亲和我都还睡着；假如有人醒了，极力加以挽留，他是否断绝此念，我也不敢肯定。哥哥是对人世加以拒绝的人，就像刘向所写的那位一样；至于为何非要拒绝不可，我想这是尚且恋恋不舍的我们所难以真正理解的。

前已言明，我并不曾向隅而泣，但是总归不能忘怀那人，以及类似的人，觉得深可体谅同情。此番编订新作，偶然想起这事，略述感想，权当一篇序言，并以《向隅编》命名吾集。盖本书以闲适题目居多，目之为“向隅”亦无不可，虽然并不怎么严重耳。复阅刘著，“一堂之人皆不乐矣”，这情景不无尴尬，却也令人感动，至少比满座照样乐个不休，多些人情味儿罢。虽然向隅而泣者或许无须他人慰藉，他人亦不必勉强使其破涕为笑也。

二〇〇一年二月二十五日



卷 二

- 85 / 二周“对”谈
89 / 我读鲁迅
93 / 《苦雨斋译丛》总序
98 / 读《莫须有先生传》
112 / 回到《围城》
115 / 由当事人说话谈起
118 / 闲坐说先秦
123 / 对待文化的一种态度和另一种态度
127 / 彼亦一是非
131 / 岁末话好书
135 / 十年于兹
145 / 词典五谈
159 / 关于图文书
163 / 再谈图文书

卷 三

- 169 / 无题
172 / 后来的事
176 / 不上班的故事



目 录

在老虎通笔 向隅编

1 / 序

卷 一

3 / 谈骂人

7 / 谈翻译

11 / 谈改窜

15 / 谈道听途说

19 / 谈伯乐相马

23 / 谈邻女窥墙

27 / 谈尾生抱柱

30 / 谈齐后破坏

34 / 谈歧路亡羊

37 / 谈楚弓楚得

41 / 谈竹林七贤

48 / 鲁迅移居砖塔胡同以后

53 / 鲁迅与“白银时代”

59 / 鲁迅与废名

66 / 臆想凯尔泰兹

70 / 被看的女人

75 / 《中国人的日常生活》序

79 / 我的书评观



目 录

布老虎随笔 安愚 编

- 181 / 我的书评生涯
- 184 / 周作人与我
- 189 / 闲话一二
- 196 / 错字及其他
- 199 / 短文两篇
- 201 / 《画廊故事》原序
- 205 / 加山又造的画
- 209 / 关于枕边书
- 212 / 打字与手稿
- 215 / 《暗地妖娆》序
- 220 / 奥赛及其他
- 224 / 买画册记
- 228 / 买书旧事
- 231 / 玩意儿
- 234 / 北京的风花雪月

- 237 / 后记

卷一

谈 骂 人

骂人文章，历来皆有；时下所谓“酷评”，亦属此类。在我看来，这不一定是坏事。我是经历过“大批判”年代的人；这里所说骂人文章，好像也是一种批判，但究竟有所不同。不同之处在于不复是集体针对个人，而是个人针对个人，于被骂者并无多大危险，或许还有好处也未可知。说来不过是批评，只是态度有点异样，言辞有点怪相就是了。如果普通批评算是善意批评的话，骂人文章大概就是恶意批评。然而我们的批评环境，迄今还称不上十分健全，普通批评能否被视为善意，尚且是个问题。对大多数被批评者来说，真正善意的，恐怕是不批评罢。在他们以及相当一部分读者眼中，普通批评或许正是骂人，所以普通批评是否真的存在，更是一个问题。

然而骂人文章与普通批评——即便它只是一种理想状态——到底还有区别。后者尽管未必被承认是善意，前者之为非善意却是确定无疑的了；所谓恶意，也就是这个意思。查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，“恶意”即“不良的居心，坏的用意”。不过



涉及文章，并不值得大惊小怪。盖此种“居心”与“用意”，实与他人和社会无关，而单单是对被批评者的“不良”与“坏”，——至于是否真能产生这样效果，如前所述，其实尚未确定。从“健全的批评环境”考虑，这殊不合乎与人为善之道，因而未臻此境，但是毕竟真在批评，至少较之不批评，离“健全”可能还要靠近一点儿。不批评就是善意的么，倒也未必。清人赵南星所著《笑赞》有一则云：“一儒生以太行山作代形山，一儒生曰：‘乃秦杭耳。’其人曰：‘我亲到山下，见其碑也。’相争不决，曰：‘我二人赌一东道，某学究识字多，试往问之。’及见学究问之，学究曰：‘是代形也。’输东道者怨之，学究曰：‘你虽输一东道，却教他念一生别字。’”这是不批评的好例子，论其恶意，绝不亚于骂人。作者评说：“学究之存心忍矣哉，使人终身不知太行山。”“忍”也就是“狠”罢。

前已言明，骂人文章，恶意但有动机，结果未必如其所愿；我们读了所能确定的，不在被批评者，倒在批评者一方。文章无拘恶意善意，除了所批评的内容之外，体现的都是批评者的“意”，即如知堂所说：“无论骂人或颂扬人，里边所表示出来的反正都是自己。”（《苦茶随笔·半农纪念》）“意”之高下，并不简单以善恶区分；即便是恶意，也自有高下。讲句老实话，我素来是爱读骂人文章的，但是并不一概爱读，一定要有意思，写得好。以我之阅读经验，近百年来此中圣手，只有两位，一是鲁迅，一是刘半农。鲁迅的《华盖集》正续编，在他的杂文集中首屈一指，其中骂陈源那些篇章，真是令人不亦快哉。刘半农虽

然没有鲁迅写得多，水准却未必在其下，从早期的《奉答王敬轩先生》到最后的《南无阿弥陀佛戴传贤》，都是如此。同为骂人文章，两位风格又有所不同，刘半农是热闹，鲁迅则是深刻。他们都是骂人而骂出境界来了。时过境迁，所骂之事，甚至被骂之人，俱往矣，而文章魅力常在。从前我写文章谈及此事说：“我们不妨仿照‘才华横溢’创造一个‘智慧横溢’的说法，否则很难形容读他们作品时所得快感。他们写作正是与对手斗法，又总技高一筹，文章犹是余事，无比智慧才是本色。两位早早儿下世，骂人文章再也不复精彩了。”这一层，如果拿来和时下“酷评”比较一下，就了然了。

骂人文章，无非也是文章罢了。相比之下，可能更难写一点儿，因为要有特别本事。具体说来，要能骂人，即具识见；会骂人，即有技巧。梁实秋写过《骂人的艺术》，若前述鲁、刘两位，是深娴此道者也。至于梁氏尚是纸上谈兵，至少鲁迅骂他，并未照搬所述诸法，而是别出心裁，其精妙处，恐怕他一生也难以领会。梁文所列“骂人的艺术”凡十条，其三曰“无骂不如己者”，是就效果而言，即骂了不如己者，反替对方扬名；但是鲁迅、刘半农骂人，的确压根儿瞧不上对手，譬如鲁迅就很不拿梁实秋当回事儿。所以前述“恶意”，乃是一种俯视态度；将此种态度形诸言辞，我们知道是恶意。但是得以俯视，要自己真在高处，不是假装出来的。骂人文章，归根结底应是批评者对被批评者的文化优势，智慧优势，此外并配合以相应言辞，即“能骂人”与“会骂人”也。鲁、刘都是语言大师，后一方面自然不在话下，不过关键还是识见太高，有这个做底子。现在报上所谓“酷评”，我偶尔读到一二，觉得有时被骂者未必不该骂，骂人者却毫无上述优势可言，若论识见，似乎正

与被骂者相当，甚至更在其下，有如泼妇骂街，读来只觉好笑。不过我们犯不上再骂他们就是了，且来一学《笑赞》里的老学究罢。

二〇〇一年十月二十九日

布老虎
随笔



向
隅
编

谈 翻 译

翻译之事，我本不配议论，因为我并不会翻译。我只是这方面的一个读者。然而以读者身份讲几句话，似乎倒也无妨。回顾平生所读的书（指小、中、大学课本及学习文件等之外的书），翻译作品要占去大半，不知道别的读书人是否也是这样。我看J·贝尔沙尼等著《法国现代文学史》，专列“外国作品的翻译”一章，觉得很有道理；咱们的文学史家，对此好像尚未注意。其实如果这一方面阙如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就不完整了。就对中国读者的影响力而言，有的外国作家并不在中国作家之下。当然这里涉及某些问题：文学史是否仅限于创作史，而不包括接受史在内；翻译是否只是由一种文字转为另一种文字，而与创作完全无关。五四以后一两代作家对此的看法，与现在多少有所不同。否则很难理解周氏兄弟这样创作上的大家，怎么会用比创作更多的精力去从事翻译。鲁迅最后一年时间，主要用来翻译（而且还是转译）果戈理的《死魂灵》，他肯定认为这么做值得；周作人则在遗嘱中说：“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，



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。识者当自知之。”在我的印象里，冰心作为作家，成就远远不及她的翻译（《吉檀迦利》、《先知》等）。还有穆旦，现在大家都说他的诗写得很好，我却更看重他用本名查良铮翻译的《欧根·奥涅金》和《普希金抒情诗选》。只是最近若干年，我们的作家才专司创作，绝少翻译，——少数是不愿干，多半是干不了。

话讲到这里有点儿自相矛盾，仿佛一方面，翻译越来越重要；另一方面，从事翻译的人又越来越不重要了。事实大概正是如此。翻译方面的某些问题，或许正与此有关。作为读者，当然希望出版社能更看重译者，译者也能更看重自己。至于最终目的，无非是想读到更认真，也更合格的翻译作品。“译事三难信达雅”，三者兼得，未免过奢了，退而求其次，起码要信，尽量能达，至于雅则姑且不提。可是这好像也很难实现。不妨举两个例子。前几天在书店见到一套“西洋美术家画廊”，出齐共计百种，均以画家名字为题，略翻一过，书名所标原文拼写错误者至少二十种，如高更作“gaugin”，修拉作“Seutat”，等等。这恐怕谈不上“信”。新近读到一部马克·斯洛宁的《现代俄国文学史》，当然是好书；“出版说明”云，“现据台湾远景出版事业公司中译本修订出版”。可实在看不出“修订”过了，通篇文字佶屈聱牙，作家作品名字多为古怪译法，叫人好生猜测，——其中提到不少书，其实该出版社自己就出过，为什么不核对一下呢。这恐怕谈不上“达”。顺便说一句，近来出版社喜欢采用台湾译本，哲学、传记、小说都有，大概图省事罢，其中有道工序却是不能省的，就是